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五

唐

昭宗皇帝

壬戌天復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字垂憲京兆人同平章事

貽範因李茂貞薦由刺史拜給事中纔閱旬遂相上嘗與李

昭宗時當播遷國勢危如累卵尚爾荒嬉自恣酣宴無儀以致貽範舉杯及願蕩然閑檢之外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益彰其廢亡而

茂貞及宰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去上問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上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因怒目視之徵言曰此賊當杖之二十貽範屢持杯獻上上不卽持貽範舉杯直及上頤

二月盜發簡陵懿宗陵注見前

三月汴兵圍晉陽

先是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克慈隰一州進逼晉絳

朱全忠還河中遣兄子友寧

字安仁。全忠兄存之子。

及氏叔琮擊

之。汴軍橫陳十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恟懼。及是德威戰敗。河東軍潰。友寧叔琮乘勝取慈隰。汾三州。遂圍晉陽。時嗣昭德威雖收餘眾得還。而城中兵尙未集。叔琮攻城甚急。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棄其城。死于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隰。汾

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財糧繕兵修城利害引

咨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眾寡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于率問閭疋問架增趨葉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子存勗警敏有勇略克用以封疆曰蹙憂形于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引咨謂以文引咨詢也

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張濬子賜姓宣諭江淮書御札賜楊行

密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既而

儼至揚州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于紫

極宮立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回鶻遣使入貢。

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曰。戎狄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昌以來。爲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宜喻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夏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崔胤詣河中。泣訴于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以霖雨留東渭橋。

韋貽範罷。

執板侑酒。綱常地豈有位。居宰輔而甘於賊前獻媚乞憐。若此。平蓋惡之心。既已尙復何以自立。無怪其談國而兼以隕身地。

貽範以母喪去位。宦官欲引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于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亦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不許宦官之請。

進錢鏐爵爲越王。

以蘇檢

字聖用。武功人。

同平章事。

韋貽範方居喪。薦檢及姚洎于李茂貞。上旣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昇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楊行密。取昇州。

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至是帥眾襲宣州。田頔帥舟師逆擊。破之。弘鐸收餘眾將入。

海楊行密遣使招之署節度副使館給甚厚以李神福

爲昇州刺史

初弘鐸遣牙將尙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

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

焉公無憂矣

尙公迺丹徒人

朱全忠圍鳳翔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號縣

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之

北大敗而還全忠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

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秋八月兩江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

號武勇都至是鏐如衣錦軍

在杭州府臨安縣北寰宇記唐昭宗升錢鏐所居營

為衣錦軍。鏐時來遊宴。父老山林皆被以錦。

命指揮使徐綰治溝洫。眾有怨

言。綰因將所部還杭州。與左都許再思等合兵焚掠。進

偏牙城。鏐聞變。微服夜歸。踰城而入。守之。恐綰等召田

頽于宣州。乃遣顧全武向楊行密告急。且以子傳瑯為

質。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瑯。既而綰等果召頽。頽引兵赴

之急。攻杭州。行密遣人召頽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

州。頽取鏐次子傳瓘

字明寶

為質。乃還。

徐綰許再思同還。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為

債家所譟。故汲汲于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

茂貞求之。于是遂起復貽範。

上先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

命相矣。當即上疏論列。亦臣職所宜然。皆但斷斷以

草制不草制爭之則茂貞所云書生禮數與反何異二語詞雖俚俗誠已深悉其矯情博直蓋唐世停草裂麻痼疾相沿甚爲蠹政之尤此雖起於下多僞臣實亦因於上無明主然爾時朝政固無一足加責備者矣

疏論之以爲此必駭物聽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偃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中使奏之上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誤貽範乃止旣而別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卽表謝明日視事未幾貽範死蘇檢爲韓偓經營入相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乃欲以此相污邪

###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請假道于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人拒之戰敗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先登克之繼密請降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眾心王建忌之王宗佶建養子本姓洪州人等疾其功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詰責遂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

喪親戚。建以王宗賀亦建養子權興元留後。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

字貽孫陝州硤石人後更名季興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

今茂貞已困奈何舍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

募人爲謀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在次

發兵于大梁將至當出兵逐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

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亡入城告茂

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

之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

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

夢貞信遷軍節全忠獻表  
奉迎皆圖逞其挾天子以  
令諸侯之私遂乃相攻無  
已甚至以劫奪相詬詈三  
人均爲國賊而全忠之逆  
迹顯著則尤甚焉者劉  
友益并起輩皆泥于綱目  
書法以奉迎遲速相訐論  
何異癡人說夢邪

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  
駕還京矣。

冬十月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復遣使  
請與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  
翔軍夜絕降汴軍者甚眾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  
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

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

疎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剮市中賣  
人肉斤直百錢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儲亦竭以犬彘供  
御膳上鬻御衣及小  
皇子衣于市以充用。

十一月保大中和二年賜號節度使李茂勲茂貞之弟引兵

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鄜坊。茂勳降。

十二月李繼昭

此李繼昭。乃茂貞養子。本姓符名道昭。蔡州人。五代史作李繼遠。非。賜姓名李繼昭。

之孫德昭也。詣朱全忠降。

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

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

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

還宮。僕以敝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

此。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上召李茂貞。蘇檢

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餓

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

食湯餅。

五代史作一日食不托。不托。即餅也。

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

唐室危諸藩皆坐視不  
救惟師範慷慨誓師羣  
入意惜諸將才皆庸懦事  
迄無成乃青州之圍不能  
始終全節輒開門降賊前  
後判若兩人實負初心矣

癸亥  
州。

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  
闔城塗炭正爲軍容輩數人耳。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  
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  
遂出降于朱全忠。復姓名符道昭。

二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充  
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  
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  
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會張濬亦遣  
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合吾意。雖力不足。當  
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

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舟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禽。

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

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

入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賁書至。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于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裴迪字昇之。聞喜人。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

密使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以示之。曰：「曷來。」脇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必欲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召之。胤始來。鳳翔乃啟城門。茂貞請以其子侃尙平原公主何后女。蘇檢女爲景王帝之子妃。以自固。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

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蘇軾皆以漢唐之  
以後先同轍亦就其大誅  
宦官一節而言耳然袁崔  
二人心迹則有不可同日

司馬氏光曰宦官用權爲國家患其來已久東漢之衰  
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  
有劫脇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無他漢  
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于明皇盛于肅宗成于

語者紹復懷好勝其才固足有爲其名卓也末嘗不思用其力而後除之治鳴鼓落陽尾大不掉則非其所逆料止快一朝之忿而不計他日之患誠所謂惡垢焚衣因憤決癭者若未溫逆迹久著卽不招之使來且有岌岌之勢昌遐復從而促之彼既素黨逆溫知其爲賊而曲意相徇第欲藉其聲援以奪北寺重權遂置朝廷顛覆于不問非唯引寇之罪實有賣國之心是春秋大義所必誅者豈得與本初幽莽僅致失算相提並論哉

德宗極于昭宗于是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邱墟矣夫寺人之官具載詩禮所以謹閭闔之禁道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其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又孰敢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于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不益多哉

二月貶陸展爲沂王

名禮帝第四子傅分司

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展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

賜蘇檢盧光啟死貶王溥爲賓客分司  
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